

剪辮皇帝復辟記（一）

張 或 弛

求神問卜大吉大利

我國歷朝歷代，唯有滿清的結束是「和平轉讓」，因而獨缺轟轟烈烈的殉國故事，效忠壯舉，不過仍有一些可供留傳的史實，對民國來說，這些人固然愚蠢不可名狀；但對滿清而言，他們却是孤忠可傳的。例如辛亥革命時任陝甘總督的升允，在武昌起義後便率領他的手下人馬，舉起勤王大旗，浩浩蕩蕩準備開赴北平，他的軍隊還沒出陝西，清帝退位的「詔書」已經頒到，升允對着詔書跪下來痛哭一場，然後交卸軍政兩權，亡命到哈爾濱。在他出亡時，曾經留下一首詩，詩曰：

老臣猶在此，幼主竟如何？儼射上林雁，或逢蘇武書。

又有肅親王善耆，民國以後駭怕袁世凱暗殺，也由北平逃到旅順，途中亦曾賦詩一首：

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

原照落紅。

另一位便是小恭親王溥偉，他是在清帝退位後，舉家遷去大連的。

溥偉係道光曾孫恭親王奕訢之孫，慈禧垂簾時期，奕訢秉國政達廿年之久，可算滿清宗室中的一位賢王，奕訢生有二子，長子載澂生活荒唐，勾引同治在外吃喝嫖賭，是個標準的太保，他沒生子女便死去。其弟載灃共生三子，長子就是溥偉，過繼給載灃名下。光緒廿四年奕訢去世，溥偉便承襲了恭親王王位。此人倒不像載灃那麼胡鬧，只不過少不更事，他襲爵時，李鴻章還在位，每相遇時總是大呼李鴻章的號：「少荃」，這位老相國對着不知高低的小恭親王大為不快，有一次便板下臉來說：「令祖老恭親王在世之日，承他老人家愛護，總稱呼我老中堂，小王爺大概不知道吧！」

這三個滿清遺老，在民國四五年之間，曾經陰謀「復辟」，勾結了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借了一百萬日圓組織軍隊，收買一批蒙古兵，由巴

布札布率領，扛着兩門山炮，舉着滿清的「黃龍旗」，竟從哈爾哈河畔侵入海拉爾，一直打到郭家店，鬧了差不多一年，後來巴布札布被他部下的起義士兵所殺，叛亂方告結束。這個巴布札布曾和善耆交換「人質」，善耆把他第七子憲奎押給巴布札布，巴布札布則把他的兩個兒子甘珠爾札布、正珠爾札布押給善耆，以後善耆的第九子憲貴還娶了巴布札布的女兒。這次「復辟」失敗後，溥偉和善耆又再跑到大連和旅順，找日本人繼續勾結。升允則勾搭上日本浪人工藤鐵三郎和齋藤源，坐了日本軍艦到日本去。

在清宮之中，也有一股暗流在陰謀策劃復辟，由光緒的瑾妃和溥儀的母親瓜爾佳氏主持，她們曾拿出私蓄，透過心腹太監，進行收買軍隊，當時被收買的對象，厥為北京步兵統領衙門右翼總兵袁德亮，這個袁德亮曾做過榮祿和袁世凱的部下，他叫瓜爾佳氏為「八姑奶奶」，八姑奶奶要他暗中去策動奉系進行復辟，以後並無下文，那些金銀財寶都入了中間人的私囊。

光緒、隆裕落葬後，民國政府以國務總理趙秉鈞爲首，率領代表團前往致祭。致祭時趙秉鈞脫下了他的大禮服，換上清朝的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首禮，帝師梁鼎芬見了大爲滿意，可是他同時在趙所率領的民國政府國務員中，發現了一位曾經做過清末山東巡撫的孫寶琦，斯時正任外交總長，他仍穿着大禮服，梁鼎芬見了怒從心頭起，就跑了過去，指着孫寶琦說：

「你是何人？你是何國之人？」

孫寶琦一看是梁鼎芬，怔住了，他們本是故交，梁這時却氣勢洶洶，厲聲的說：

「你忘了你做過大清朝的官？你忘了你是同



天津英軍司令官希斯（左前方），邀請溥儀檢閱英軍，最右者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高田豐樹。

光名臣孫詒經的兒子？你忘了你曾受大清朝的大恩！今天却穿了這身衣服來行這樣的禮，你有廉恥嗎？你有何顏能見先帝先后？你是什麼東西？」

他的話才講完，旁邊有一人熱烈的鼓掌，一邊鼓掌一邊跑出來附和的說：

「好，好，問得好，你是個什麼東西！」說

話的人是勞乃寬，他在宣統三年擔任過學部副大臣兼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頗有文名。他也是以滿清孤臣孽子自居，辛亥後曾躲到青島，在德國人專門收容遺老而設的尊孔文社中負責社務。他撰了正續共和解，要求袁世凱「還政於清」，並且還寫了三封信，一致趙爾巽（清末東三省總督），一致周馥（清末直隸總督，袁的兒女親家），一致徐世昌。這三封信都先後到了袁世凱的手裏，袁沒有表示，祇說：「很好，叫他來做參政吧！」這一來對遺老和復辟派更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國史館協修宋育仁亦有「還政清室」的演說。大家對於袁世凱的態度正感捉摸不定時，肅政史夏壽康却檢舉復辟謬說，袁批了一個：「交內政部查明辦理」。這時勞乃寬正興緻勃勃地由青島到濟南，準備晉京就參政職，聽到這個消息，乃又折回青島。倒霉的是宋育仁，有一天他剛從家中出來，要去廣和居赴宴，不料步軍衙門已經派馬車來接他了，他到了步軍衙門，統領江朝宗對

這樣寫着：「勞乃宜著共和正續解，可採而有未洽。欲作一論，駁其未能盡合，而求其不可行者。……欲援春秋託王稱公之義，定名大總統獨稱公，則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統系。援春秋共尊王室之義，酌易『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爲『上國共主』之禮，朝會有時。……」

民國的內務部查辦宋育仁案的結語是：「議論荒謬，精神奢亂，應遣回原籍。」袁世凱派人送路費三千元勸他回原籍四川休養，又令四川地方官按月送三百元爲生活費。他竟榮歸故里。

至於趙爾巽勉強的接受了袁世凱的聘請，出任清史館長，他編了四句不倫不類的話：「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飯。」

帝師陳寶琛自然是個澈頭澈尾的滿清遺老，洪憲稱帝籌備階段，故宮進行修繕工程，貝子溥倫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凱上勸進表，袁世凱答應給他親王雙俸，他爲了對「新君」效忠，乃入宮向太妃索取儀仗和玉璽，故宮裏的人對此行動都無力抗拒，太妃們只好每天燒香拜佛，求大清的護國神「協天大帝關聖君」庇佑，然而溥倫終於於把儀仗搬走了，玉璽對於洪憲皇帝沒有用，因爲上面是滿漢文合璧，所以沒有取去。溥倫的兒子毓崇伴溥儀讀書，他在宮中便被人另眼相看，有一天陳寶琛上課時，瞅着毓崇走了，很緊張的從懷中摸出一張字條，神祕的對溥儀說：

「請皇上看看，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溥儀接過了字條，上面寫着：「我仇有疾，我不能即。吉！」小皇帝根本無法了解這九個字

，他用遲疑的眼光望着他的老師。於是陳寶琛解釋說，這表示袁世凱的前途凶險，不能夠危害皇帝，是個吉卦。陳又說他還燒了龜背，弄過著草，一切都是大吉大利，最後他的結論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袁賊如此作孽，必不得善終，我仇有疾，終無尤也。」

袁世凱的一份報告

復辟——用紫禁城裏的話說，又叫做「恢復祖業」，用遺老和舊臣們的話說，這是「光復故物」，「還政於清」——這種活動並不始於盡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不終於民國十三年被揭發



溥儀與末代皇后婉容行婚禮時攝。

過的「甲子陰謀」。可以說從頒布退位詔起到「滿洲帝國」成立止，沒有一天停頓過。起初是溥儀被大人指導着去扮演他的角色，後來便是憑着自己的本能去活動。在溥儀少年時期，給他直接指導的是師傅們，在他們的背後，自然還有內務府各大臣，以及內務府大臣世續商得民國總統同意，請來照料皇室的「王爺」（按即溥儀之父載灃）。這些人的內心熱情，並不弱於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後來溥儀逐漸地明白，實現復辟理想的實際力量並不在他們身上，連他們自己也明白這一點。說起來滑稽，但的確是事實；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統治天下的新貴們身上的。第一個被寄托這樣幻想的人，却是引起紫禁城忿怨之聲的袁世凱大總統。

當隆裕太后在世時，故宮裏很難看到一張笑臉，太監們個個是唉聲嘆氣的，好像禍事隨時會得降臨。那時溥儀還沒有搬到養心殿，住在隆裕的長春宮，他給隆裕請安時，常看見她在擦眼淚。有一次溥儀在西二長街散步，看見成羣的太監在搬動體元殿的自鳴鐘和大瓶之類的陳設。張謙和愁眉苦臉地唸叨着：

「這是太后叫往頤和園搬的。到了頤和園，還不知怎麼樣呢！」

這時太監逃亡的事經常發生。太監們紛紛傳說，到了頤和園之後，大夥兒全都活不成。張謙和成天地唸叨這些事，每唸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溥儀說：「萬歲爺到哪兒，奴才跟到哪兒保駕，決不像那些膽小鬼！」溥儀還記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溥儀的「龍床」旁替溥儀唸書的聲音，總是有氣無力的。

民國二年的新年，氣氛開始有了變化。陽曆除夕這天，陳寶琛在毓慶宮裏落了座，一反常態，不去拿朱筆圈書，却微笑着瞅了溥儀一會，然後說道：

「明天陽曆元旦，民國要來人給皇上拜年。是他們那個大總統派來的。」

這便是他第一次向溥儀進行政治指導，他告訴溥儀說，這次接見民國禮官，採用的是召見外臣之禮，溥儀用不着說話，到時候有內務府大臣紹英照料一切，溥儀只要坐在書案後頭看着就行了。

到了元旦那天，溥儀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龍袍褂，戴上珠頂冠，掛上朝珠，穩坐在乾清宮的寶座上。在溥儀兩側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帶刀的御前侍衛們。總統派來的禮官朱啓鈴走進殿門，遙遙地向溥儀鞠了一個躬，向前幾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溥儀的寶座臺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後向溥儀致賀詞。賀畢，紹英走上臺，在溥儀面前跪下。溥儀從面前龍案上的黃絹封面的木匣子裏，取出事先寫好的答辭交給他。他站起身來向朱啓鈴唸了一遍，唸完了又交還給溥儀。朱啓鈴這時再鞠躬，後退，出殿，於是

禮成。

第二天早晨，氣氛便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首先是溥儀的牀帳外邊張謙和的書聲朗朗，其次是在毓慶宮裏，陳寶琛微笑着捻那亂成一團的白鬚鬚，搖頭晃腦地道：

『優待條件，載在盟冊，為各國所公認，連他總統也不能等閑視之！』

過了新年不久，臨到溥儀的生日，陽曆正月十三這天，大總統袁世凱又派來禮官，向溥儀祝賀如儀。經過袁世凱這樣連續的捧場，民國元年間一度銷聲匿跡的王公大臣們，又穿戴起蟒袍馬褂、紅頂花翎，甚至於連頂馬開路、從騎簇擁的仗列也有恢復起來的，神武門前和紫禁城中一時熙熙攘攘。在民國元年，這些人到紫禁城來大多數是穿着便衣，進城再換上朝服袍褂，從民國二



婉容，溥儀之后，她後來死得非常之淒慘。

年起，又敢於翎翎頂頂、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復了舊日城中繁榮氣象的，是隆裕的壽日和喪日那些天。隆裕壽日是在三月十五，過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壽日那天，袁世凱派秘書長梁士詒前來致賀。國書上赫然寫着：『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致書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詒走後，國務總理趙秉鈞率領了全體國務員，前來行禮。隆裕去世後，袁世凱的舉動更加動人；他親自在衣袖上纏了黑紗，並通令全國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員服喪二十七天，還派全體國務員前來致祭。接着，在太和殿舉行了所謂國民哀悼大會，由參議長吳景濂主祭；軍界也舉行了所謂全國陸軍哀悼大會，領銜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將軍段祺瑞。在紫禁城內，在太監乾嚎的舉哀聲中，

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國的西式大禮服並肩進出。被賞穿孝服百日的親貴們，這時臉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讓他們感到興奮的是徐世昌也從青島趕到，接受了清室賞戴的雙眼花翎。這位清室太傅在頒布退位後，拖着辮子跑到德國人盤踞的青島當了寓公，起了一個有雙關含意的別號：『東海』。

隆裕的喪事沒辦完，南方發起了討袁運動，即所謂『二次革命』。不多天，這

次戰爭以袁世凱的倖勝而告終。接着，袁世凱用軍警包圍國會，強迫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這時他給溥儀寫了一個報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皇帝陛下：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太后懿旨，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旋經國民公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受任以來，兩稔於茲，深虞隕越。今幸內亂已平，大局安定，於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六日經國民公舉為正式大總統。國權實行統一，友邦皆已承認、於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進於文明、躋於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為公，唐虞揖讓之盛軌，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茲德，如日月之照臨，山河涵育，久而彌昭，遠而彌摯。維有董督國民，聿新治化，恪守優待條件，使民國鞏固，五族協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靈。用特報告。並祝萬福。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九日

袁世凱

復辟前夕的怪現象

每當溥儀過生日，便像元旦節日一樣，諸王

大臣穿戴着「蟒袍補褂、紅頂花翎」，天不亮就從各自的王公府第，帶着僕從家丁，由穿着皮衣皮帽騎在馬上的「頂馬」開路，穿越大街小巷，

招搖過市，逕趨神武門，進入門後，有的大臣是「賜乘二人肩輿」的便坐轎子，「賜紫禁城騎馬」的則騎馬，其他的則躡着方步到乾清門外，待到簫鼓樂啓，各大臣便按照等級列隊進殿，向御座上的溥儀三跪九叩，朝賀「聖」誕。

溥儀在元旦或是生日那一天，照例穿着朝服坐在乾清宮的寶座上，接見民國大總統所派的祝賀專使，在御階的兩旁站滿掛了綠鯊魚皮鞞腰刀的御前侍衛，御案上放了一個黃匣子，這匣子是退位皇帝答謝民國總統祝賀專使祝賀後的答辭，當總統專使唸完祝辭後，「內務府大臣」便走上臺階，跪在「皇帝」御案前，「皇帝」便拿出答辭交給「內務府大臣」，由這位大臣站在臺上高聲朗讀一遍，然後總統專使向退位皇帝三鞠躬，祝賀禮便告完畢。

民國十一年，也就是溥儀大婚那年，民國總統馮國璋所派的專使是侍從武官長蔭昌，蔭昌是滿洲人，幼年被派送到德國學陸軍，清末當過陸軍部尚書，這次他在代表民國總統向退位皇帝行完三鞠躬禮以後，突然跪在地上，口稱：「我現在要代表我自己向皇上行禮。」於是認真的跪倒塵埃，三跪九叩首，「皇帝」突然遇到這樣場面，非常意外，簡直不知道如何應付才好？

北京政府時代，與遜清的關係實在是微妙而有趣，因為北京政府一般官員幾乎全數是遜清舊朝蛻變出來的，他們私的淵源自然是混淆不清，最妙的是在溥儀大婚時，卸任總統徐世昌送了四色禮物，禮單上具名「徐世昌謹贈」，只因為徐世昌一直還保留了「清室太保」的官銜，並未辭

職，所以當他的禮單送到溥儀面前時，溥儀很不滿意，他曾大發牢騷的說：「徐世昌還有太保之職，為何這般沒有禮貌，如果他祇是現任總統，我們應當尊重他，他既然是民國現任官員，又還是皇室太保，如此送禮，太不合規矩了。」爲了這一番話，在當時國會引起一場大風潮，竟有議員鄧元彭提議取消清室優待條件。

滿清規矩，宮中演戲係由「昇平署」太監主辦，但到慈禧聽政時，也召喚名角入宮演唱，這種被指名召喚的演員都稱爲「內廷供奉」，如譚鑫培、孫菊仙、陳德霖、楊小樓、龔雲甫、王瑤卿、王鳳卿、梅蘭芳、余叔岩、尙小雲等都曾進入清宮演唱，被尊爲內廷供奉。

溥儀愛看武打戲，他在宮中曾聽過一次梅蘭芳的戲，那是在民國十二年八月廿日，端康太妃五十歲整壽，宮中請了梅蘭芳、楊小樓、尙小雲來唱戲。溥儀對於這三位伶人的唱工做工，都很欣賞，因此在唱完戲以後，他便在養心殿召見他們，並且每個人賞了一只「乾隆年製」的鼻烟壺。他的這番舉動使他的老師和大臣們極不以爲然，他們認爲「皇帝」怎可親自接見優伶，而且竟賜贈那麼名貴的禮物，實在是太有失體統了。

袁世凱稱帝前，曾和遜清皇室有過一段交易，就是由清室表示擁護袁爲新皇帝，袁則承認優待條件。於是遜清的內務府便給袁世凱一件正式公文：「現在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大總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爲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均極贊成。」這件公文換得了袁世凱親筆寫在優待條件上的一

段跋語：「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袁世凱誌。乙卯孟冬。」在這個時候，袁的步軍統領江朝宗又和遜清的內務府大臣世續洽談一段婚事，便是讓袁的女兒嫁給溥儀。這段婚事還在磋商階段，袁在一片反對洪憲帝制聲中去世了，於是這婚事也就不再提起。

袁世凱的死，帶給遜清小朝廷更多的希望，遺老和北洋系軍閥更緊密的結合，積極的策劃。從幾段小花絮中，可以看出清帝復辟在當時舊社會中佔有的一部份影響力。

有一天，溥儀正在紫禁城的御花園中騎自行車，騎到拐角地方，幾乎撞到了一個人，皇帝撞了人不僅無過，被撞的人反而犯了君前失禮的大罪，然而這時候的皇帝已經沒有那種權威了，所以溥儀乃重新上車要繞過去，不料那個人却跪下來不走，恭敬地說：「小的給萬歲爺請安！」溥儀很生氣，停下了車問：「你要幹什麼？」那人說：「小的是管電燈的。」溥儀說：「哦，原來你是幹電燈的，剛才沒碰傷你算你運氣，走吧！」那人說：「小的運氣好，今天見到了真龍天子。請萬歲爺開恩，賞小的一個爵位吧！」溥儀一聽可樂了，他想起了太監們告訴過他，北京街上給蹲橋頭的乞丐起的諱名：「行，封你一個領橋猴（候同音）吧。」

溥儀只是一個玩笑，不料這個修電燈的却真去找內務府要封爵，內務府的人告訴他這是一個玩笑，他却認真的說：「君無戲言，皇上是金口

玉言，怎可說是開玩笑。」

徐世昌做總統的時候，有個給直系軍隊做軍裝的商人王九成，爲了想得一個穿黃馬褂的賞賜，曾花了不少工夫，也花了不少鈔票。他常入宮，不知通過的什麼關節，逢年過節就來宮中磕頭進貢，每次入宮總帶來大批鈔票，走到那兒，散到那兒。太監們叫他散財童子，最歡迎他，其實是歡迎他的鈔票，不管是給他引路的，傳見的，打簾子的，倒茶的，以及和他寒暄幾句的，他都不分老幼賞成捲的鈔票。最後他真的獲得了賞穿黃馬褂的「榮譽」。

北洋系督軍團會議

袁世凱稱帝時，北洋軍系的重要人物一概不予支持，有意看着他倒下來，可是當他死後，北洋軍系又慌了手脚，生怕從此不能翻身，因此又積極謀求自救圖存之道。北洋軍系的悲劇是袁死後政治上沒有重心；段祺瑞也好，馮國璋也好，誰都挑不起這付担子，最嚴重的問題則是應該用什麼號召來團結整個北洋軍？

於是一個陳年濫調和一個政治木乃伊又被搬了出來，這就是「復辟」。

復辟的醞釀早在袁稱帝失敗時就正式討論過，那次是由徐世昌提出來的，徐世昌在袁稱帝前就辭去了國務卿，當唐繼堯、蔡鍔的護國運動成功在望時，徐曾用密電和張勳、倪嗣冲交換意見，認爲民黨「煎迫至此」，不如以大政歸還清室，項城仍居總理大臣之職領握兵權。這個計劃因

爲袁死而胎死腹中。

袁世凱死後，各省的大吏都割據一方，擁兵自重，北京雖有總統黎元洪，可是毫無威權，反而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因爲北洋系的歷史關係，還能發號施令，督軍的氣燄簡直有點像唐末的藩鎮，辦帥張勳這時是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

張勳是北洋軍閥中的死硬派，他出身微賤，江西奉新縣赤田邨人，家裏很窮，無力讀書，因此便在離赤田邨不遠的江頭保邨許家當書僮，許家人就是曾任兩江總督的許振偉。張勳原名張保，有一年有個名叫張勳的人來見許振偉，求他寫信薦到江南大營入伍，張勳偷了這封信去冒名頂替，竟而一帆風順，做到了安徽督軍，定武將軍，這個官銜雖是民國成立後所授，可是從民國元年道六年，他和他的部隊始終留着辮子，不肯剪掉，正其如此，大家便把他的部隊稱爲辮子軍，稱張勳爲張辦帥，他也以此爲榮，以辮子爲標榜。

一個堂堂的民國督軍和他的部隊們頭上竟拖着一條辮子，這真不知是個什麼怪相？問題還不止於辮子；因爲有辮子便潛伏着一股暗流，懷念並復辟清朝。

張勳和溥儀的老師陳寶琛很有交情，民國五年，張勳到北京時曾入宮謁見溥儀，這時溥儀只有十一歲，所有應對當然是老師事先指導。張勳覲見時，照舊行跪拜禮，口稱臣下，而溥儀也竟儼然以「皇帝」身份說了幾句慰問的話，張勳很受用，竟三呼萬歲，叩謝皇上。

自從這次見面後，張勳回到安徽，就積極進

行復辟運動。因爲袁世凱已死，軍閥們無所依屬，又無新的智識和頭腦，只覺得民國以來一切亂糟糟的局面是因爲沒有皇帝，袁皇帝的失敗是因爲他不是滿清正統，所以在徐州舉行督軍團會議時，第一次會議就強調尊重優待清室，第二次會議竟公然討論復辟，會中大多數督軍均舉張勳爲盟主，因此復辟只是在靜待機會。

徐州會議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間還有一次彰德會議，那是因爲袁的輿櫬移到彰德時，北洋系的首腦羣集致祭，大家利用這次聚會開了一次「求生存」的會議，由徐世昌主持。會議一致同意「復辟」。

徐世昌由彰德回到天津後，就決定先取得日本的支持，於是遴派陸徵祥東渡日本，公開任務是收領交通銀行的借款，實際則爲求取日本政府的諒解，並試探日本政界的態度。且攜有徐世昌自擬的復辟條件，內容如次：

- 一、擁戴宣統復辟；
- 二、設輔政王一員，代皇帝執掌政權，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之漢人充任；
- 三、輔政王由皇帝勅任，十年一任，但得聯任；
- 四、皇后由漢大臣之女聘充。

同時還答應日本，如果日本肯出力援助，復辟事成後，願以兵工廠合辦，且讓出一部份軍隊及警察的管理權做爲酬報。

陸徵祥赴日前曾路過徐州，把徐世昌親筆所擬的條文面呈張勳，請他核閱，張閱後大爲氣憤，對陸徵祥說：「原來這些條件只是成全徐世昌

一個人的功名富貴，對清室有何利益？至於輔政王一席，難道我張某不配做嗎！」陸見張如此氣忿，只得唯唯，告辭時請張辦帥把那份條件底稿退回，張說：「這份稿子要留在我衙門存案，不能奉還。」

陸徵祥日本之行不得要領，因此徐世昌這個計劃再度流產。

爲了對德宣戰問題，國務總理段祺瑞與總統黎元洪政見不合，督軍們支持段總理，主對德宣戰；而國會支持黎總統主張慎重。兩派僵持不下，段祺瑞一怒而擯紗帽，督軍團要求總統解散國會，總統反而免了國務總理的職務。這樣一來督軍們惱羞成怒，安徽省長倪嗣冲首先宣告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接着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陝西省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山東督軍兼省長張懷芝，黑龍江督軍兼省長畢桂芳、幫辦軍務許蘭洲、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福建督軍李厚基、山西督軍閻錫山等都隨聲附和，並各派代表至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以雷震春爲總參謀，宣稱將籌設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會。在這吵鬧的場合中，張勳竟未參加。

原來張勳另有一套，他在督軍們已經鬧到不可下臺的局面時，突然送一封呈文給黎元洪，自願出任調人，出而斡旋。黎總統這時正手忙腳亂，得到張辦帥的建議，遂即下令請他晉京調停。張勳接令即行，隨身帶了五千精兵，搭乘火車先到天津，和黎氏所發表的國務總理李經羲密商，然後先派部份軍隊入京，並電陳調停條件：要求

解散國會，撤消京津警備。黎元洪起初不肯，經往返折衝終於接受，於是督軍團原來的要求解散國會目的既然達到，便紛電中央取消獨立。民國六年六月十四日，張辦帥意氣昂揚的偕新任國務總理李經羲專車晉京，下車後即赴東城南河沿私邸休息。京城內外則遍貼「定武將軍」的告示。第二天由王士珍、李經羲、江朝宗三人陪同進見黎總統。第三天又頭戴紅頂花翎身穿紗馬褂，入清宮向「宣統皇帝」和四位太妃請安。

六月下半月，一切都在醞釀中，除非當事人，其中經過實難描繪，大體說來，張勳志在復辟，一旦擁兵入京，自然得以大逞其志，不過他也有些投鼠忌器，其他的同路人也以「時機未熟，民情未孚，兵力未集，不宜妄動」相勸，可是他的參謀長萬繩栻却極熱心於復辟，而一向與張勳「保皇氣味」相投的康有爲，也於此時化裝成一個鄉下老頭子，坐着小車入京，住在北京宣武門外西磚胡同的法源寺，因此「復辟」陰謀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六月卅日夜晚，辦帥還好整以暇的到江西會館聽戲，可是他的私邸中已經很緊張了，待他返寓、立即召開重要會議，陸軍總長王士珍、步軍統領江朝宗、警察總監吳炳湘、廿師師長陳光遠等都應邀參加，張勳、萬繩栻、康有爲先已在坐，取出已擬好的復辟詔書，張勳便要求大家支持。大家點頭認可。張勳便下令控制電訊局，同時令警察總監開城放定武軍入城。這時清宮中亦已得到消息，由端康太妃召開御前會議，留京的王公大臣遣老都參加，端康太妃頗以「這麼一鬧

，可能斷送了寡婦孤兒的小朝廷」爲慮，但王公大臣們那個不想東山再起，所以會議上一致通過接納張勳復辟計劃。這個御前會議，溥儀並沒有參加，因爲他只是個十二歲的孩子。

頭一天下七道上諭

新授的太保陳寶琛和剛到紫禁城不久的毓慶宮行走梁鼎芬一齊來到毓慶宮，陳寶琛說：

「今天皇上不用念書了，有個大臣來給皇上請安。」

溥儀問是誰呀？陳寶琛答：「前兩江總督兼攝江蘇巡撫張勳。」

「張勳？是那個不剪辮子的定武軍張勳嗎？」

「正是，正是。」梁鼎芬點頭贊許，「皇上記性真好，正是那個張勳。」梁師傅向來不錯過頌揚的機會，爲了這個目的，他正在寫溥儀的起居注。

按照清朝的規矩，皇帝召見大臣時，無關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見不常見的人之前，師傅總要先教導一番，告訴溥儀要說些什麼話，這次陳師傅用特別認真的神氣告訴溥儀，要誇讚張勳的忠心，叫溥儀記住他現在是長江巡閱使，有六十營的軍隊在徐州、兗州一帶，可以問問他徐、兗和軍隊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對他很關心。末了，陳師傅再三囑咐道：

「張勳免不了要誇讚皇上，皇上切記，一定要以謙遜答之，這就是示以聖德。」

『滿招損，謙受益。』梁師傅連忙補充說，『越謙遜，越是聖明。上次陸榮廷覲見天顏，到現在寫信來還不忘稱頌聖德。……』

陸榮廷是兩廣巡閱使，他是歷史上第一個被賞賜紫禁城騎馬的民國將領。兩個月前，他來北京會晤段祺瑞，不知為什麼，跑到宮裏去給溥儀請了安，又報效了崇陵植樹一萬元。溥儀在同養心殿的轎子裏忽然想起來，那次陸榮廷覲見時，師傅的神色和對他的諄諄教誨，也是像這次似的。那次陸榮廷的出現，好像是紫禁城裏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內務府和師傅們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賞賜；有溥儀寫的所謂御筆福壽字和對聯，無量壽金佛一龕，三鑲玉如意一柄，玉陳設二件和尺頭四件。陸榮廷走後來了一封信，請世續『代奏叩謝天恩』。從那時起，『南陸北張』就成了上自師傅下至太監常提的話頭。張謙和對溥儀說過，『有了南陸北張兩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臣張勳跪請聖安……』

溥儀指指旁邊一張椅子叫他坐下（這時宮裏已不採取讓大臣跪着說話的規矩了），他又磕了一個頭謝恩，然後坐下來。溥儀按着師傅的教導，問他徐、亮地方的軍隊情形，他說了些什麼，溥儀也沒用心去聽。溥儀對這位『忠臣』的像貌多少有點失望。他穿着一身紗袍褂，黑紅臉，眉毛很重，胖呼呼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覺得不理想

，如果他沒鬍子，倒像御膳房的一個太監。溥儀注意到了他的鬍子，的確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後來他的話轉到溥儀身上，不出陳師傅所料，果然恭維起來了。

張勳說：『皇上真是天資聰明！』
溥儀說：『我差的很遠，我年輕，知道的事挺少。』

張勳說：『本朝聖祖仁皇帝也是沖齡踐祚，六歲登極呀！』

溥儀連忙說：『我怎麼比得上祖宗，那是祖

宗……』

這次召見並不比一般的時間長，張勳坐了五六分鐘就走了。溥儀覺得他說話粗魯，大概不會比得上曾國藩，也就覺不到特別高興。可是第二天陳寶琛、梁鼎芬見了溥儀，笑咪咪地說張勳誇他聰明謙遜，溥儀又得意了。至於張勳為什麼要來請安，師傅們為什麼顯得比陸榮廷來的那次更高興，內務府準備的賞賜為什麼比對陸更豐富，太妃們為什麼還賞賜了酒宴等等這些問題，溥儀連想都沒去想。（未完）

郵政劃撥儲金

一、特殊功能：(1)可隨時存提。

(2)可由各地郵局代為收款、付款並免費為儲戶間互撥款項。

二、利息優厚：年息一厘八毫。

三、開戶簡便：全省各地郵局均可開戶。

四、帳情迅速：儲戶每日收付轉撥情況，由郵局當日繕發收支日結單通知儲戶。

五、服務範圍：可為儲戶收付各地貨款、帳款以及其他款項。個人或機關、團體、廠商等均可利用收付，尤以分期付款更適利用。

六、劃儲支票：儲戶開戶後達一定時間及其平均餘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可聲請領用劃撥儲金支票。